

当代中国
经典
小小说

第一卷

1

First
volume

任晓燕
秦 俑
主 编

The 28th
Cappuccino
in Spring

第28个 春天的 卡布奇诺

冯骥才

陈世旭

梁晓声

阿 成

何立伟

聂鑫森

孙春平

许 行

陈 益

海 飞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当代中国
经典
小小说

第一卷

1

First
volume

第28个 春天的 卡布奇诺

The 28th Cappuccino
in Spring

任晓燕
秦 俑
——
主 编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 28 个春天的卡布奇诺 / 任晓燕, 秦俑主编. -- 北京:
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9. 3 (当代中国经典小小说; 1)

ISBN 978-7-5171-2804-5

I . ①第… II . ①任… ②秦… III 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 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47111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总 监 制: 朱艳华

责任编辑: 宫媛媛

责任印制: 佟贵兆

装帧设计: 7 拾 3 号工作室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7.75 印张

字 数 180 千字

定 价 46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804-5

编选前言

作为小说之一种，小小说的起源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：早期的神话故事、民间传说与《孟子》《庄子》《韩非子》里的一些寓言故事，可以算是虚构叙事文学最早的源头；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等史传中，有一部分文章非常精短，人物性格鲜明，故事曲折精彩，基本具备了小小说写人叙事的特征；而《世说新语》、唐元话本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中的诸多篇什，已初具小小说文体的雏形。但是，从文体规范上讲，这些作品仍属于民间传说、寓言故事或笔记小品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小小说文体特征。小小说作为一种真正有尊严的、独立的文体存在，应该是现当代文学史近几十年的事情。

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手机、网络与碎片化阅读的兴起，为小小说的繁荣提供了契机。经过数十年的发展，小小说不仅吸引了遍及全国、数量庞大的作者与读者群体，也出现了月发行量数十万份的标志性刊物，有近百篇小小说作品被选入大中小学语文课本，逾百位小小说作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全国性的小小说笔会、征文、研讨此起彼伏，小小说的读写、报刊、图书、自媒体等热潮相继涌现。2010年，中国作家协会修订发布《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》，正式明确将小小说文体纳入鲁迅文学奖评选序列。2018年8月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选揭晓，冯骥才先生的《俗世奇人》（足本）

以“俗雅融通、拈轻成重的经典之魅”，为小小说赢得了鲁奖开评以来的破题“首奖”。这个事件，被业界解读为小小说这一新兴文体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言实出版社与《小小说选刊》共同策划编选《当代中国经典小小说》系列图书。我们从1949—2018年间发表出版的小小说中，精心遴选了一部分具有经典意味、突显时代精神的小小说佳作，汇编成册予以出版，一方面是为了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，另一方面也是对数十年小小说创作成就的一个梳理与总结。书中所选作品立足人民大众，关注社会现实，彰显艺术力量，以小小说这一适合时代发展的文学样式，书写中国故事，弘扬时代精神，从不同时期、不同艺术风格显示了小小说文体的独特魅力。我们相信，本书的出版，会为小小说的阅读、写作与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，也期待读者朋友们为我们的编选工作提出好的意见与建议。

任晓燕 秦俑

2019年2月28日



目录

苏七块	冯骥才 / 1
立正	许 行 / 4
老曹你好	陈世旭 / 7
教堂的钟声	阿 成 / 10
笑容	吴念真 / 12
大兵	梁晓声 / 15
将军	刘建超 / 19
老金的蝓蝓笼子	何立伟 / 22
卖葱	侯德云 / 25
洗礼	聂鑫森 / 29
乡村爱情	程韬光 / 33

连语言似乎都是多余的	周 涛 / 39
讲究	孙春平 / 42
记忆力	申 平 / 45
回灌	蔡 楠 / 48
不可知的偶然	格 非 / 52
谁先看见村庄	黄建国 / 56
女票	孙方友 / 60
军犬黑子	吴若增 / 64
租个儿子过年	宗利华 / 67
人到老年	刘连群 / 70
1935 年的羊	徐建宏 / 72
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	墨 白 / 76
最后一颗子弹	奚同发 / 79
一只羊其实怎样	杨瑞霞 / 83
第 28 个春天的卡布奇诺	海 飞 / 86
家属	邓一光 / 89
幻想	袁炳发 / 93
械斗即将开始	江 岸 / 97
一张火车票	秦 俑 / 101
花匠老丁	安 勇 / 105
百羊川	赵文辉 / 109
三叔	芦芙荭 / 113
修车老汉	韦 名 / 115

王学	杨小凡 / 119
秋红	聂兰锋 / 122
最后一碗黄	王琼华 / 125
民工看球	曾 颖 / 128
小先生	刘立勤 / 131
白音胡硕的冬天	何君华 / 134
黑马	安 庆 / 137
“非典”时期的爱情	石 鸣 / 140
那个晚上的月亮	王明新 / 143
斗鸡	易 凡 / 147
诱杀	朱耀华 / 151
秋唱	谢应龙 / 154
流浪的故乡	马 卫 / 157
我的遥远的杭州	田洪波 / 161
高高树上听远方	严德勇 / 164
可爱的大蒜	赵长春 / 167
紫桑葚	高 军 / 171
北京，南京	侯发山 / 175
硬打三分	许福元 / 179
爷父子	肖建国 / 184
老王的逻辑	苏 平 / 188
隔窗相望	贺点松 / 191
活法	安昌河 / 194

锦绣的天空	戚富岗 / 197
父亲的斑马线	刘会然 / 200
四大嘴	李立泰 / 203
1978 年的一只母鸡	陈振林 / 206
那年冬天好大雪	连俊超 / 209
劳动节是什么节	王文钢 / 212
台球张	金晓磊 / 215
眼皮跳	朱红娜 / 219
乡长回家	骆 驼 / 222
父亲的鸡啼声	徐水法 / 225
时间累了	杨锡章 / 228
油酥烧饼	张 凯 / 232
半个鸡蛋	衣 袂 / 235

苏七块

冯骥才

苏大夫本名苏金散，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，开所行医，正骨拿环，天津卫挂头牌。连洋人赛马，折胳膊断腿，也来求他。

他人高袍长，手瘦有劲，五十开外，红唇皓齿，眸子赛灯，下巴颏儿一络山羊须，浸了油似的乌黑锃亮。张口说话，声音打胸腔出来，带着丹田气，远近一样响，要是当年入班学戏，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。他手下动作更是“干净麻利快”，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，他呢？手指一触，隔皮戳肉，里头怎么回事，立时心明眼亮。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，上下翻飞，疾如闪电，只听“喀嚓喀嚓”，不等病人觉疼，断骨头就接上了。贴块膏药，上了夹板，病人回去自好。倘若再来，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。

人有了能耐，脾气准格色。苏大夫有个格色的规矩：凡来瞧病，无论贫富亲疏，必先拿七块银圆码在台子上，他才肯瞧病，否则决不搭理。这叫嘛（天津方言）规矩？他就这规矩！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，能耐就值七块，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“苏七块”。当面称他苏大夫，背后叫他苏七块，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散了。

苏大夫好打牌。一日闲着，两位牌友来玩，三缺一，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，凑上一桌。玩得正来神儿，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。往门上一靠，右手托着左胳膊肘，脑袋瓜淌汗，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。显然摔坏胳膊，疼得够劲。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，哪拿得出七块银圆？他说先欠着苏大夫，过后准还。说话时还哼哟哼哟叫疼。谁料苏大夫听都没听，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，心思全在牌桌上。一位牌友看不过去，使手指指门外，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。“苏七块”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。

牙医华大夫出名地心善，他推说去撒尿，离开牌桌走到后院，钻出后门，绕到前街，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，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圆给了他。不等张四感激，转身打原道返回，进屋坐回牌桌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。

过一会儿，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，把七块银圆“哗”地往台子上一码。这下比按铃还快，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，挽起袖子，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，捏几下骨头，跟手左拉右推，下顶上压，张四抽肩缩颈闭眼龇牙，预备重重挨几下。苏大夫却说：“接上了。”当下便涂上药膏，夹上夹板，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痛口服的药面子。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，苏大夫只说了句：“这药我送了。”便回到牌桌旁。

今儿的牌各有输赢，更是没完没了。直到点灯时分，肚子空得直叫，大家才散。临出门时，苏大夫伸出瘦手，拉住华大夫，留他有事。待那二位牌友走后，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圆里取出七块，往华大夫手心一放，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：“有句话，还得跟您说。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，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

能改！”

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，琢磨了三天三夜，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。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。

立 正

许 行

“你说说，为什么一提起蒋介石你就立正？是不是……”

我的话还未说完，那个国民党军队的被俘连长，早就又“叭”下子来了个立正，因为他听到我提“蒋介石”了。

这可把我气坏了，若不是解放军的纪律管着，早就给他一巴掌了。

“你算反动到底啦！”

“长官，我也想改，可不知为啥，一说到那个人就禁不住这样做了……”

“我看你要陪他殉葬啦！”我狠狠地说。

“不，长官，我要改造思想，我要重新做人啦！”那个俘虏连长很诚恳地说。

“就凭你对蒋介石的这个迷信态度，你还能……”

谁知我的话里一提蒋介石，他又“叭”下子来了个立正。

这回我终于忍不住了，一杆子把他打了个趔趄，并且厉声说：

“再立正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”

“长官，你打吧！过去我这也是被打出来的。那时我还是个排副，就因为说到那个人没有立正，被团政训处长知道了，

把我弄去好一顿揍。揍完了对我进行单兵训练，他说一句那个人的名字，我马上就来个立正，稍慢一点就挨打。有时他趁我不注意冷不防一提到那个人的名字，我没反应过来，便又是一顿毒打……从那以后落下这个毛病，不管在什么时间地点，一说到那个人的名字就立正。弄得像个神经病似的，可却受到嘉奖，说这是对领袖的忠诚……长官，你打吧！你狠狠地打一顿，也许能打好呢。长官，你就打吧打吧！”俘虏连长说着就痛苦地哭了，而且恳切求我打他。

这可怪了！可听得出来，他连“蒋介石”三个字都回避提，生怕引起自己的条件反射。不能怀疑他的这些话的真诚。

他闹得我有些傻眼了，不知该怎么办啦！

1948年我在管理国民党军队的俘虏时，遇到了这么一件事。当时那个俘虏大队里都是国民党连以下的军官，是想把他们改造改造好使用，未曾想到竟遇到这么一个家伙。

“政委，咱们揍他一顿吧！也许能揍过来呢。”我向大队政委请求说。

“不得胡来！咱们还能用国民党军队的方法吗？你以为你揍他，就是揍他一个人吗？”

嗨！好家伙，政委把问题提得这么高。

“那么……”我心生忐忑。

“你去让军医给他看看。”

当时医护水平有限，自然看不出个究竟来，也没有啥医疗办法。以后集训完了，其他俘虏作了安排，他因这个问题未解决，便打发回了家。

事隔30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我到河北一个县里去参观，意外地在街上遇到他，他坐在一个轮椅里，隔老远就认出我来。

“教导员，教导员！”他挺有感情地扯着嗓子喊我。

他头发花白，面容憔悴，显得非常苍老，而且两条腿已经坏了。我问他腿怎么坏的，他说因为那个毛病没有改掉，叫“红卫兵”给打的，若不是有位关在“牛棚”的医生给说一句话，差一点就要没命啦！

我听了毛骨悚然：生活竟是这样的一部史书！打断了他两条腿，当然就没法立正了，这倒是一种彻底的改造方法。于是我情不自禁地说：

“你这一辈子叫蒋介石给坑啦！”

天啊！我非常难过地注意到：在我说“蒋介石”三个字时，他那坐在轮椅中的上身，仍然向前一挺，做了个立正的姿势。

老曹你好

陈世旭

题记：请勿当道德故事读

小张乙最近找了个女朋友，叫丁丁。丁丁长得很漂亮，小张乙喜欢得不得了，向她发誓说：“今后你说干啥我就干啥，刀山敢上，火海敢下，只要你高兴就行。”丁丁歪歪脑袋：“真的？说话可要算数。”小张乙拍拍胸口：“当然是真的，说话不算数那是小狗。你随时可以考验的。”丁丁说：“那好。不过，你只管放心，不会让你上刀山下火海的。”两个人那天就这样一路说笑着，去了电影院。

电影开映，影院里的灯光熄灭，只有放映的光线穿过了黑暗的上空。光柱下，小张乙和丁丁的前面一排坐着一个秃顶。丁丁来了灵感，忽然靠过来，对小张乙说：“你先前发了誓的，我说干啥你就干啥，不会反悔吧？”小张乙说：“怎么可能！”丁丁说：“那好，你照那个秃顶给一巴掌。”小张乙一怔，有些犹豫：这玩笑怕过分了。丁丁一撇嘴：“我就晓得你说话不算数的。”小张乙急了：“谁说的？”说完就直起身子，伸出手，拍了前面那秃顶一掌。秃顶受了惊，猛然回头，黑暗中看

不清他的怒容，但可以听得到很粗重的怒气。小张乙很亲切地打招呼说：“老曹你好，你也来看电影？”秃顶不便发作，很不高兴地回答：“你认错人了。”小张乙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秃顶于是回身仍去看电影。一场差一点闹起的纠纷，总算避免了。小张乙用脚碰一下丁丁，很是得意。丁丁连连点头，表示满意。

小张乙以为通过了考验，安安心心地看起电影来。不料，电影结束前，丁丁再次要求：“你能不能再给那秃顶一巴掌？”小张乙说：“这怎么可以呢，刚才……”丁丁马上打断他：“不行就算了，不要为难，我晓得你就那点德行。”小张乙一咬牙，辩白说：“你小看人！”说着，就抬起手又向前面的秃顶击了一掌。秃顶这一次的愤怒是可以想象的，他从座位上一跃起来，回转身，猛扑小张乙。小张乙不慌不忙，一面伸手挡住他的身子，一面用研究的口气很疑惑地说：“你怎么能不是老曹呢？你肯定是我对面办公楼的老曹嘛，为什么要不承认呢？”“谁不承认？”秃顶压着嗓子咆哮起来，气咻咻地从胸前掏出身份证：“你仔细看看，我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个老曹！”小张乙装模作样地借银幕的反光认真审视了好久，才把身份证归还秃顶，一边嘟嘟囔囔：“真像，太像了，真是奇迹。”秃顶很不屑地“嗤”了一声，再次谅解了小张乙。

电影散场了，小张乙一身轻松，对丁丁吹嘘起来：“怎么样，该信得过我吧？”没想到丁丁却说：“急什么，没完呢——你能再给他一巴掌吗？”这时候，他们已经走到电影院外面，通明的灯火，那位秃顶就站在他们身前的下一层台阶上。在灿烂的灯光照耀下，那秃顶闪闪发亮。小张乙的脸一下子拉得像长长的苦瓜，嗫嚅说：“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”丁丁看着他